

求索集

匡亚明著

人民出版社

1103909

求 索 集

匡亚明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乔还田
装帧设计:章耀达
版式设计:诸晓军
责任校对:刘光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索集/匡亚明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

ISBN 7-01-002253-4

I. 求…

Ⅱ. 匡…

Ⅲ. 匡亚明-文集

Ⅳ. C53

求 索 集

QIUSUO JI

匡亚明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5.625 插页3

字数:472千字 印数:1-1,500册

ISBN 7-01-002253-4/G·103

定价:48.00元



作者近照(1994 年秋)



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南京大学时，与匡亚明同志亲切交谈，戴安邦（二排左一）、徐克勤（二排左三）、程千帆（二排左四）、孙中秀（二排左五）等教授、院士们在场（1992年1月24日）



作者在苏州乐益女中任
教时摄(1928年初夏)



作者(前排左三)在河南潢川“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执教时，
与部分学员、职工合影(1938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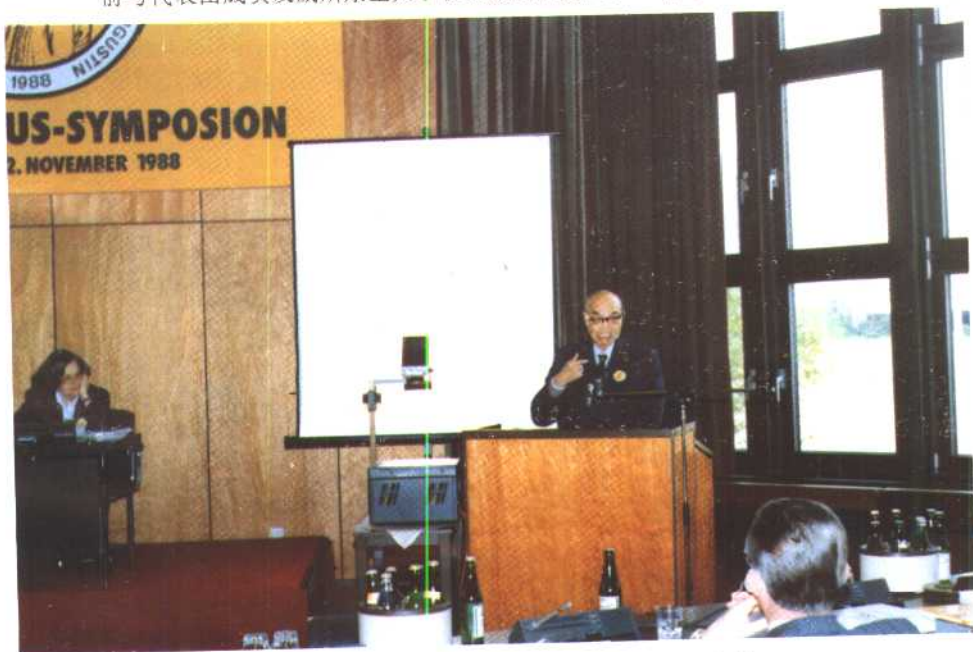
作者(最后一排有“△”者)在山东临沂与
大众日报社部分员工合影(1946年9月)



作者(中)在吉林大学校门前与副校长唐敖庆(左)、历
史系教授金景芳(右)合影(1959年夏)



作者(前排左六)率大学校长代表团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参观时,于林肯像前与代表团成员及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谢恩(前排左八)合影(1979年11月)



作者在德国波恩“孔子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做报告(1988年11月)



作者在江苏省海安县四清时,与住户贫农王长海(右)同劳动(1964年12月)



作者撰写《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的手迹

自序

(一)

本书所以定名为“求索集”，我想首先在此作些简单的说明。

我青年时代在苏州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爱读屈原写的《离骚》赋。不仅尊敬他的为人、品格、爱国情操，同时也欣赏他的带浪漫主义色彩的思维、想象和典雅、清新的辞藻与文采，特别是“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①二句，给我印象更深。直到现在，当时朗读情景仍时常浮现于脑际，不仅成为我“温故而知新”的箴言，而且是我长期以来治学和革命生涯的无形前奏。尽管屈原的这两句话，距今已时隔二千余年，时代不同，社会性质不同，追求真理和探索新知的内涵也不同，但在鞭策人们去寻求真理的精神，则有相通之处。

正是这种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求索”精神，鼓舞和鞭策我当时如饥似渴地既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各类

现代进步书刊，也阅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久而久之，就开始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力图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处理工作实践和学术思想中的问题，还联系工作实际和学习感受，写了和积累了若干文稿，本书收录的文章，就是从中选出的。回想当年写作这些文稿时，耳边似乎常响着“求索”二字的若有若无之声，因而本书出版时，即以“求索集”定名。这就是本书命名的背景和由来。

本书收录文章一百篇，共分六编，即学术编、文学编、教育编、政论编、人物编、综合编，其跨度为1925—1995，正好是七十年。

（二）

我出身于一个农村贫苦的塾师家庭，加之幼年时父亲早亡，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都很差。但和农村其他孩子有点不同，他们好玩，我爱读书，即使不一定完全理解，也爱翻阅父亲留下的书箱里的古书，大概这是父亲遗传给我的性格。七、八岁时，除在小学读书外，还要早晚两次放牛、割草等，所以学习功课常骑在牛背上温习的，即使如此，考试时我还是常列名首。这不是我特别聪明，而是靠我刻苦学习。诚如古语所说：“人一能之，己十之，及其知之，一也”。直到十五岁我进入离村较远的县立高等小学住校读书时，才第一次感受到全日读书的愉快和可贵。十

七岁考入苏州第一师范。十八岁(1924年)加入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国民党,二十岁时(1926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后即由恽代英同志推荐,考入上海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调任上海沪东工人区共青团区委书记兼党区委常委。这是我一生精神上最大的质的变化,无论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以及作为人的价值观上,都有了明确的方向,热情奔放,义无反顾。只有一点不但没有变化,反而更加认真和执着,这就是读书和学习。因为我当时已体会到革命事业的本身就是人类全部思想学问的精华和总和的显示,没有这些精华和总和就没有人间的革命。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其实质也包含着这个意义。所以,自参加革命以来,即使工作繁忙和环境条件很差,我仍始终是不断地见缝插针,在不妨碍工作的情况下,坚持可能的理论上、学术上的学习和写作。

这里顺便说明一下,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在时间的分布上很不平衡,有的时期文章多一点,有的时期少一点,有的时期根本没有。现就其背景情况,择其大者,略述于下。

1、在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6—1937)十二年中,我的革命活动都在白区,先后被捕四次,在狱中共关押四年余。最后一次被捕,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由中共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无条件保释出狱。在狱中当然谈不上写文章。其它时间,在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和社会

工作之余,则根据自己兴趣和针对当时学术界和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写了一些文章,但也不多。

2、从 1966 年到 1978 年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全国范围首先被打倒和最后被解放的对象之一。在这长达十二年中,被剥夺了工作、学术研究和写作的正常权利和条件,因此,这时期全部空白。

3、全国解放后,国内形势已从激烈的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那时新解放区各条战线都需要干部,特别是许多高等院校更需要适合做这类工作的干部。我提出愿到大学工作,经组织批准后,即于 1955 年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名吉林大学)工作。从 1955 到 1982 除文化大革命 12 年外,共在两个大学(吉林大学和南京大学)工作了 16 年。我满以为到大学工作,可以有多一点时间和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到大学后,才逐渐感到事情并非如此。大学是个五脏俱全的基层单位,我是党委书记兼校长,党政工作都要抓,从如何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到教职员工的衣食住行,样样都得管。我没有做过大学工作,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几乎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忙碌中。特别是如何办好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更需要大力气逐步积累经验认真去做。因此,在校期间,除结合学校工作,写了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文章外,其它方面的学术研究就很少。

4、1982 年我 76 岁时,开始感到精力似不如前,而自己想从事研究的课题和著述任务还很多。我即向组织提

出申请免去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工作。批准后,我很高兴,因为从此能有较多时间和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特别是有关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同仁一道,力求用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重点、有系统地对它进行研究,去粗取精,加以弘扬和开发,使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从1982到1995十三年来,陆续撰写了《孔子评传》等一些专著和文章,还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从孔子到孙中山共二百部,力争2000年前后基本完成),同时,在担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后,主持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研究的规划工作。这是我七十年来学术研究成果最多的时期。

(三)

本书出版首先是得到傅璇琮同志的鼓舞和帮助,特别是他在繁忙中亲自阅读和审校了全部文稿。这本来应由我自己做,但因连续两场重病后尚未完全康复,不能亲董其事。没有他的这种真诚热情的帮助,此书出版是不可能的。此外,还有王春南、王维中、林刚、沈道初等同志都积极负责参与了文稿的收集、筛选、编审、核对引文、注释等诸多工作,尤其是拙荆丁莹如同志除参与了本书文稿的收集、编选等全过程外,还做了大量必要的技术性工作。关于我曾工作过的山东大众日报社、吉林大学、南京

大学等处有关我的材料都由各该单位认真提供,特别是《大众日报》的大量材料都是该社老战友朱民同志亲自查证后寄给我的。没有这些方方面面同志的热情帮助,本书的出版也是不可能的。特在此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这里还应提到包仁娟同志写的题为“匡亚明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一文,她同意附在本书教育编中刊载,充实了我在高校工作中的一些具体情况,一并在在此表示感谢。

(四)

本书即将出版,回顾往事,展望未来,既有哀思,更多喜悦。哀思的是,七十余年来,尤其二、三十年代曾和我一道在白色恐怖下战斗、工作和学习过的同志,屈指一数,在世的已越来越少。随着时光的流逝,其中姓名、音容笑貌尚在脑际,栩栩如生的虽然更少,但印象却更深、更难以忘怀。他们多在年华正茂,当是为党工作、为人民作贡献最好时光,都先后被捕,英勇就义,或在艰苦环境下,劳累病逝。想到这些怎能不令人潸然泪下!但同时又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3年),确定和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这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盛世景象,不正是烈士们和辛劳积疾而病故的同志们所向往和为之奋斗牺牲的伟大理想吗!如果他们在九泉之下有知,也会深感慰藉而愉悦如生的。即使现在社会上还有些不尽如人意的消

极现象,但也决非主流,主流是好的、健康的,而且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有力的领导下,这些消极现象一定会得到纠正和克服。更可喜的是新生力量,不断崛起,英才辈出,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前途光明。

写至此,油然想起已故华罗庚同志在1980年送给我的一幅字上写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①这段话是孔子对自己为人的描述,华老将我与孔子相比,愧不敢当。但孔子这种一生不断为学问、为事业,奔走四方,既从书本上学习,又力求将学习所得付诸实践的老而不倦的乐观精神,确是我敬仰向往的。现在又已过了十五年,我以怀念华老的心情重温了这幅字,对孔子那种“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拳拳服膺之情,尤为强烈。人能活到老,学到老,作到老,乐在其中矣。

学然后知不足。我现在仍觉得自己理论、学术和实践经验上多不够深厚,热切期盼读者不吝赐教,俾在今后工作和学习中,有所教益。是为序。

1995年8月1日改定于南京

-
- ① 《楚辞·离骚》中此二句后人理解、注释不尽一致,这里按照“在人生漫长道路上,我将从上下各方去寻求真理、探索新知”意解。
- ②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1页。
- ③ 《论语·述而》。

目 录

自 序	1
-----------	---

学 术 编

儒家哲理观——“中”	3
(1925 年 11 月)	
孔孟“仁”的哲理之厘定	12
(1926 年)	
研究中国古书的意义何在	35
(1926 年 11 月 18 日)	
论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	40
(1941 年 11 月 29 日)	
《列宁论农村工作》序	46
(1946 年 12 月 7 日)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整顿思想作风	51
(1978 年 12 月)	
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和再评价	63
(1982 年 9 月 13 日)	

DI24/16